

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

戰國策後序

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

於攷證

原注呂成公鹿澤集文取此篇○元圻案韓非子初見秦王曰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孟秦
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
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文與韓子同鮑氏注
云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又曰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
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張儀名之情哉據此鮑氏知此
說之不出於張儀而不知其出於韓非也故王氏以爲失攷元吳師道國策
校注引此條補之曰張儀當作韓非又書姚宏序後曰子讀呂子大事記引
劉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其
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應朴元祐在館中取會羣本參以蘇頌錢藻劉
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萃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
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固有增損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

大輿輓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宏字令聲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於時四庫全書簡明巨錄雜史類載國策注三十二卷舊本題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宏因誘注殘闕而補之又注十卷宋鮑彪撰又注十卷元吳師道撰取姚宏鮑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以證之增所遺者謂之補料所失者謂之正

鄒忌不如徐公美

見齊策

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

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伎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伎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伎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伎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集證此條新序今佚引見御覽三百八十二

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廬

全云文敏公過盤洲弟

謂孟子所書齊

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

者多矣

元所集卷三第一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云云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

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振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實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子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集證今按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與孟子同

齊負郭之民有狐咷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

見齊策

按呂

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

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

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

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

呂

案史記索隱曰大呂齊鐘名

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

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

呂覽

作三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罔圖吾今見

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

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鮒入而鮓居

高誘注鮒小魚鮓大魚魚之賊也咬食小魚而鮓居人國喻爲人害

使人

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

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

齊策凱之機衡下又云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呂覽本

篇云更陳芳實於東閭蓋行刑之所

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

人表作狐爰

在下

注卽狐咥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

狐援其洩治之類乎

元圻案洩治事見左傳宣公九年

洩治臣也狐咥民也咥乃後世章月將之流幸則卻

模不幸則厥陽敵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

注見上卷

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

不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

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

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

矣國未嘗無士也

何云是故趙襄子曰尹鐸之所寬也亦有慨於注文諸公策略之不用心元圻案齊

全云此

策燕昭王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聞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至臨淄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圍卽墨卽墨大夫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昭王卒惠王立田單縱反間燕使騎劫代樂毅單遣使約降燕軍益圍擊之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齊策齊王建入朝于秦卽墨大夫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鄒之間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家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入矣鄒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是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齊王不聽遂入秦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十年承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貢似道曰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彘兵極現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

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者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才斗相間饒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因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治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似道得書抵之地尋中以危法罷免之又帝鼎德祐元年七月元主詔伯顏直趨臨安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口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

太平御覽

三百三十一

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

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

何云陸建誼語烈於陳乎微得此意

今本無之

元圻案通典一百五十九兵十二載吳子問孫武曰云云與此文同惟保山據險作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作常利而處之牧採作機牧故作固又多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兩句 姚寬戰國策後序曰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逾作瘡字廣韻七事晉有大夫勞質音撫文切羊干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擊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羣玉篇一事驥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淵若耶以取銅破忠山而出錢麻廊之樓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國之志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雲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覽者注云覺擊鼓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勢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鳳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收張守節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吳師道曰此序題姚寬撰附於姚注本者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著者今未之見 王氏此條令威獨未之及故備錄姚序以互相攷補云

樂閒入趙燕王以書謝焉

見燕

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教

書

元圻案新序雜事三田單患樂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

歸田

單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復收七十餘城而燕惠王大慙使人遺樂毅

書曰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竭其願而

君弗肯聽也

故使使者陳愚忘云云吳師道國策補注曰考之毅答惠王

書云

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

人讓毅

且計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知新序之說為是馬氏

釋史曰

史記國策皆以為燕王喜與樂間書按二書往復辭旨頗相酬答當

以新序為是

燕王名惠惠王之曾孫史記樂毅傳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

子樂間為昌國君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國無惡聲

元圻案國策作君子絕交

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

中山言司馬熹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

三

案史記將相年表武帝元朔五

韓子

說林

云公孫宏斷髮而

為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案證卷齊四筆云後漢明帝時有幽州從事公孫宏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

又按晉惠帝時亦有與平津侯同姓名者爲廷王偉長史見晉書王渾潞岳
亮王瑋傳○元所案戰國策公孫宏語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
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矣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
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然願因公往矣又司馬喜使趙爲已求相中山
公孫宏隱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宏參乘公孫宏曰爲人臣招大國
之威以爲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頃首於軾曰
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
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宏宏走出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

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

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

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

室而居今本所無

元所案姚宏所舉佚文較姚寬少二十事其呂不韋一事寬舉史記索隱而不及文選容齋四

筆一謂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然則寬所舉亦有所遺也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

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

鍾儀操南音

事見左傳文公九年

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

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

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元圻案史記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閭穆公賢故使由余觀

秦秦以女樂遺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秦用由余謀伐戎王谷國十二開地千里閻氏潛邱劄記二綱目報王三十六年趙王欲使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嚙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按綱目滅省通鑑原文爲識者所不取此段則原文所無而綱目補出者熟有關係當問諸人人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注引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孤每讀此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

子

十過篇

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

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

之不服者三十三

元圻案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

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

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

問案士龍名季

宣永嘉人卽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於孝宗以攻其左右者○元圻案列女傳虞姬者名媚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佞臣周破

胡專權擅勢卽墨大夫賢而自毀之阿大夫不肯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佞之臣也不可不退王大悟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

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薛士龍浪語集奉使淮西回上殿第三劄子曰齊威之霸其機不在阿卽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

行焉則爲欺者殆無以禁之矣呂成公薛常州墓誌曰薛季宣字士龍除大理寺主簿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還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

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吏部傳記類古列女傳七卷續傳一卷漢劉向

撰續傳不知誰作或曰班昭或曰項原皆影附無據也

大事記

周安王十六年

魏以田文爲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

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

吳起問答與史記略同

以上皆解題文

西山讀書乙記謂田

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見其可也誤

以爲孟嘗君

元圻案審分覽執一篇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

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明日釋璽辭官共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而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宋真德秀讀書記六十一卷原本分甲乙丙丁四集今惟存甲集三十七卷皆論天人理氣之奧乙集二十二卷論虞夏以來名臣事迹略倣編年之體今本止甲集無乙集

王逸

注楚辭自序

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

姓

全云蓋公族大夫之職

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

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

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

庚桑楚

曰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

也

此陸氏莊子釋文之文

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

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

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

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全云昭奚恤昭陽亦戰將○元圻案

漢徒齊諸田楚昭屈景景趙韓魏後實關中見漢書晁錯傳昭屈之諫見史記楚世家屈平之諫見本傳戰國策楚襄王爲太子之時實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臨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于傳懷子曰獻之太子歸卽位齊來取地昭常曰不可子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

百里是去戰國之牛也常請守之景鯁曰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
新序嚴屈盧不從白公爲亂亦三閭之賢者也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

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何云論語稱卞莊子之勇索隱

所引或傳寫之誤而註者又妄爲之說歟○元圻案史記陳軫傳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願子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監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戰國策三陳軫謂楚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諍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云云蓋以管與而并誤以卞莊子爲管莊子索隱又誤管爲館也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
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
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
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

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爲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爲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

不亡

閻按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有據而

王氏用此亦新矣哉○元圻案史記范雎列傳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爲天下權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林少穎史論曰秦之所以能并諸侯者其實出於遠交近攻之策是謀也出於司馬錯成於范雎蘇子由古史四十九范雎蔡澤列傳蘇子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及雖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實不若魏冉之一二以子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史記李斯列傳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陞

下之威儀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

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事在秦莊襄王元年作

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何云自

後卽當與七國平書又云三晉猶王所命而齊威朝周秦楚皆故臣也王雖微弱可遂與之等夷乎乃得春秋存陳

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卽繫秦問按通鑑已然朱子以爲未當

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元圻案史記周本紀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

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五十九年秦攻西周西周

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秦遷西周公於愚狐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西周通鑑周紀終於赧王五十九年乙巳

是歲赧王崩次年丙午卽以秦紀繫年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胡三省註曰

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爲主通鑑以秦卒併天下因以昭襄繫年大事記卷五終於周赧王五十九年卷六終於秦昭王五十二年解題曰是歲秦既滅周故以秦年統諸國

乙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爲黃秦爲呂唯燕爲舊
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

軻其能國乎

閻按楚爲黃者僅幽王悍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爲哀王
仍考烈王所生也秦長安君亦爾讀史者不能析別

之。元所案史記秦申君列傳秦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李園求事春
申君爲舍人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承間
以說春申君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楚世家考烈王卒子
幽王悍立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呂不韋列傳安國君中男名子楚質
子趙呂不韋取邯鄲姬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
大期時生子政昭王嘉安國君立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
太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三年薨太子政立

老泉

權書強
弱篇

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

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

案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後元九
年伐蜀滅之秦始皇本紀二十

四年王翦蒙武攻荆
破荆軍昌平君死

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

再戰而燒夷陵也

何云宋之亡也蜀先破而襄陽隨之
又云穆公并國二十而遂霸西戎惠公取蜀而秦以益

強富厚輕諸侯蓋皆得金之策齊楚最遠故最後取之也。元圻案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鄭平原君列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卒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郢都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林少穎論秦惠王伐蜀曰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蜀瑕而韓堅故先蜀而後韓韓魏瑕而齊楚堅故先韓魏而後齊楚此蓋先瑕而後堅也瑕者旣爲我所有則堅者果何所恃哉與老泉同意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

荆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

非封衛也

全云商君卻有衛鞅之稱王劭亦非無據元圻案戰國策鮑彪注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吳師道曰索隱引延

篤云陶朱公子荆非也王劭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之今案史記魯仲連傳王劭注亦作商君姓衛鞅本傳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木姬姓也所載姓氏甚明作姓衛皆誤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

者矣愚謂董晉之答回紇語李懷光譚

聞按文苑英華作談

忠

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

足以發之也

原注董晉行狀燕將錄間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

力焉納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
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使
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
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
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
不放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
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
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
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
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譏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
懷光之命燕將錄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
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
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擄天子狩幾旬李希烈僭于梁王武
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圍往往弄兵者抵目而視當此之
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爲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爲子

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稱李錦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
戰反東傾下田季安守魏直從史守諸皆天下之精甲駕想為騎鼎立相視
可謂強矣然從史總整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填枵
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業之甲圍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
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
城齊人經城數千里倚渤海牆太山壘大河精甲數億鈴劍其間可為安矣
然兵折於渾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
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繼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皇非倡額
駁之臣頗還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驛
駁北來遣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
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今幸枉大教吾心定矣何云
韓學左傳全云董晉庸人耳韓公為之點綴生色本來面目希矣譚忠則
信有策士風○元圻案唐書董晉傳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貞元九年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贊謂晉攝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
會哉又潛鎮劉總傳譚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董健男子云胡三省於唐代
宗紀董晉使回紇下注云此韓愈狀晉之辭容有溢美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

之倚伏可畏哉

原注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報王卒皇甫謐曰是歲高

祖生

閻按臣贊以高帝為漢王年四十二則生於

秦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

集證袁文襄屬間許秦始皇初卽

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祓東晉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

秦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
集證袁文襄屬間許秦始皇初卽
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祓東晉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

生陽極陰生之理詎不信耶。元圻案秦莊襄王以四年薨始皇卽以是年卽位故袁氏云爾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

闕按秦本紀爲四年此從六國表

而

伯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何云元滅宋而國亡於遼國之子亦可異矣又云天道有不可誣非妄也爲報應之說。元圻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七月楚懷王陳涉起兵入秦八月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爲趙王九月項梁號武信君齊王田儋始沛公初起韓廣自立爲燕王魏王咎始起者七國此云五國者蓋以沛公非諸侯後而項梁初起亦不假楚號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

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十歲乎眞帝王之言哉

元圻案史記始皇本紀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

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三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賈山至言秦皇

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謚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漢書王莽傳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宋書明帝紀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諱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其事類皆如此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九年秋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違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諫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

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全云宋宏之對光武亦其類也。元圻案史記信陵君列傳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與平原君計欲以五城封公子趙王嫌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漢書尹翁歸傳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目私朱傳堯俞以陳師道貧懷金欲餽之竟不敢出口事正相類

籍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何

東漸爲脯見風俗通 集證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以爲馬善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東漸爲脯二世不覺 高欲

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元圻案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秦既稱帝墮城銷刃絕語燒書師古曰符謂符

符其口不聽妄言也卽所謂禁綢語者也賈誼過秦論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藝文類聚引史記云趙高將爲亂先設驗獻蒲以爲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誅之今史記無 史記始皇本紀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誅乃詐以義立我我聞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于齋宮

章昭洞歷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

歌 原注古歌尙質必無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 全云此條注是正次又云洞歷記本僞作 何云豈有感於已之遇紂與叢桂至此書何足

傳 集證吳志章曜傳曜因獄吏上辭曰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多虛無錯謬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歷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尙未成 此條所引見御覽五百七十二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

地非秦有也 闕按孝公非春秋時 全云此言春秋時之秦尙弱耳

史記正誤

原注索隱正義史記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元析案張守節裴氏集解序注云史記五十二萬

六千五百言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繫姓章矣書缺有閒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

案此是胡致堂所作復州重修伏羲廟記述其第五峰語

朱子

答呂子約書

曰易大傳

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

元析案胡五峰皇王

大紀五帝紀論曰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故孔子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技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國朝王氏

鳴盛十七史商榷曰周禮春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矣
偽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而史
記則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無少昊考昭公十七年左傳少昊氏鳥
名官杜預云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疏引大戴禮帝系云黃帝生元囂史記
云黃帝生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據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少
皞黃帝子代黃帝有天下號曰金天氏雖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與諸書言
有天下不同而其爲黃帝之子則同意者亦如帝皞立而不終故書統於黃
帝爲一代之不得別爲一帝僞孔說非矣且史記所載五帝本大戴禮五帝
德篇此孔子之言豈可不依又易繫辭以伏羲神農爲上古黃帝堯舜爲後
世聖人二者顯有區別然則堯舜爲皇黃帝等爲帝明甚紀聞引五峰說大
摺王禮堂先生據繫辭以定三皇五帝說最精當然則五帝之數當以大
戴史遷爲正而不錄伏羲神農究屬史遷之疎王符潛夫論曰世傳三皇五
帝多以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堯人政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
未可知也將何據乎述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庶幾得之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

堯

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爲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
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

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元圻案書載舜三十歲崩三十在位五十載防方乃死計

舜年百有十歲如史記則止百歲 林氏尚書全解曰舜居於側微者三十年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爲三十堯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卽帝位五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三十有三載并十有七年是舜崩之年蓋年百有一十二歲而太史公曰云云其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爲證按此舜年當百有十三歲漢孔氏傳曰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正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

夏本紀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

康立左傳

襄四年

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尙有

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疏

闕按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正同

何云夏統中絕百載不紀羿浞子

孫紹復大業所以可尙也○元圻案通志夏紀按曰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蓋百年之閒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忘其事可謂疏矣 明徐孚遠曰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羿浞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

盤庚

正義曰鄭元云祖乙去相

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元圻案案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

遠非也

元圻案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索隱曰出不見古文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

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

卽位六年遷說妄也

問按孟子叙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歸亳與今孔書異詳尙書古文疏證卷四

第六十條

何云按開說似轉核其實孟子兩三年字與史記不同孟子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非既立三年也云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卽上三年之內

以漸悔過遷善則非先後六年也雖有兩三年字不當忘其皆有於桐字○

元圻案三年六年之說書與史不合竊以理揆之孟子言太甲顛覆湯之典

刑伊尹身受顧命必無遽行放遷之事故書曰惟嗣王不惠於阿衡正義曰

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卽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

而不順方始放之然亦不能因循至三年之久也故正義以爲必是二年放

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卽位之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况太甲中篇書惟三

困學紀聞注 卷一

十一

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其文甚明義門之辨孟子兩三年亦最確

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

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元圻案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 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子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得于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爲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

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

七商成湯論

日以

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

誤也

太戊爲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元圻案竹書紀

年太甲十二年沃丁十九年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廪己十二年而後太戊
立如太戊爲太甲子則太戊卽位之時已五十四五歲矣又七十五年而跖
則年且百四十歲當以本紀爲是

周本紀不畍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畍以失其
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畍自竄于戎狄之間
韋昭云不畍去夏而遷于幽詩正義按公劉之篇

公劉避亂適幽公劉者不畍之孫

問按二事一當太康一當桀夏戎狄者不畍遷

幽者公劉唯韋昭誤以爲一事 案證詩大雅公劉正義按幽譜以公劉當
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畍當太康之時不畍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
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畍之孫計不畍疑當太康公
劉應在其後漢書樊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義善千餘世公劉
避桀居幽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歷左傳

傳

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遷言疏

繆太伯虞仲避季歷適荆蠻若有嫡庶不須相避

知其皆同母也

元圻案史記曰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以明太任之克嗣敬音有此聖子

耳且曰生少子足明先有伯仲正義規遷似誤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

公

秦誓

以爲妄說五峰胡氏

皇王大紀十

曰詩人言文王受

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

芮質成之年爲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

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

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

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

兩存之

原注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秦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

命之年至九年卒劉歆三統歷以爲九年閏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二十六條○元圻案唐梁肅受命稱王讓曰太史公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子謂反經非聖不可以訓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命而子復革命父爲天子子云未受當武王會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普師也曰惟我文考大統未集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侯天命大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書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殷道未絕紂惡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之義蓋承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因而序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宋諸儒之論皆本於此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

論

曰伯夷傳又載父

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程子

伊

曰觀兵必無此

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

見遺書十九

林氏

之奇尚書全解

曰漢儒以觀政轉爲觀兵而爲周師再

舉之說

閻技觀政亦出孔書辨見同上○元圻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

非也詩云匪棘其欲事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此篇稱紂固有悛心云云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

於蓊

今本史記作祝

封帝堯之後於祝

今本史記作蓊

封帝舜之後於

陳禮記

樂記

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

下車義反當以記爲正

元圻案呂氏春秋僂大覽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後於鎡封帝堯

之後於黎禮記作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正義引史記文同然則今本史記蓊祝二字蓋互易而誤○繼序接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豈可於下車行之樂記乃甚言其速耳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

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元圻案僖五年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十母氏

之龍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斯邇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

年其伯和干王位故諡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

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

昭二十六年

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閒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爲

政者莊子曰其伯得之於邱首

元圻案漢書古今人表其伯和在中上師古曰其國

名也伯爵也和其伯之名也其音恭而遷史以爲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

魯連子衛州其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其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奔于統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

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水爲稽矣蘇子由古史周本紀共伯和者厲王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自注接汲冢云云

馬氏釋史曰諸書多言其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其政未知孰是陸氏莊子讓王篇釋文共首本或作邱首共山在河內其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

國得意共山之首

舜封棄於郃號曰后稷詩

大雅生民篇

正義曰稷之功成實

在堯世其封於郃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

泰誓中

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全云書云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矣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

呂刑

正義曰

孔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

秦穆公與百里奚之
人百里奚之妻百里奚之
人百里奚之妻百里奚之
人百里奚之妻百里奚之

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方橫山云推此各有所據之語則凡于書序
違者不必苦駁矣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
公以五穀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
之言曰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
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日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傳
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閻按孟子言百里奚死
去虞自不至爲晉所虜
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穆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
媵秦穆姬亦差一年方橫山云史載趙良之言不得改之以從已弄矛盾
也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

秦譜

正義曰鄭

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

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

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

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

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

河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元圻

案秦之列爲諸侯始於襄公更一百十九年而穆公立遂霸西戎史記六國表序太史公讀史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及文公踰隴擄夷狄虜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侯伯仲矣可見拓土開疆非一日之積史記未必全非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問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卽紀高后不紀兩少帝豈無因何云本紀者紀其政之所自出但以創周衰而後卽違反耳集證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孝

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遠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此夾
深所本○元圻案黃東發史記抄曰惠帝立七人名惠帝子者踐昨復二人
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內者
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爲
漢臣子特徵辭見意爾 漁仲通志於前漢呂后紀又謂漢呂唐武之后立
紀議者紛紜不已殊不知紀者編年之書也若呂后之紀不立則八年正朔
所系何朝武后之紀不立則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實義徒事虛言史
家之大患也似與此條所引矛盾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

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宏曰黯

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

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

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

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宏薨則先元鼎四

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

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尙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宏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况黯在武帝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宏請徙爲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宏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

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

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元圻案史記汲冢列傳云居淮陽七歲而

卒與漢書十年亦不同漢書武紀元鼎四年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畝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窰曲之窰玉海四十九論史門載唐仲友兩漢精義唐書精義著其目而無卷數蓋因仲友知台州爲朱子所劾當時儒者不甚重其書也厚齋於紀聞取此條而通鑑問答四復依此以答或人汲冢好直諫之問可謂無門戶之見矣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元武吳

氏

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

曰蒼龍朱鳥元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

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

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

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元圻案吳氏又曰諫釋華山碑用其說云歲在

戊午名曰咸池援志文証其爲胃昂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胃昂畢歲出東方而以午年臨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按古者謂恭爲歲取歲星行一歲十二年周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百正當胃昂畢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說左傳襄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韋則歲星居亥而當室壁之分矣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爾錢氏大昕曰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又曰五帝車舍古人言咸池者皆兼五車天潢三柱而言後世臺官析爲數名僅以三小星當咸池之名而史漢之又不能通矣淮南天文訓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六歲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斗爲帝車咸池以五車爲匡衛皆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洪文惠謂咸池經星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神耳若知五車與咸池同一星則無疑於周流四仲之說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天之五官坐位故舉以傾諸方列宿初不以四獸主四方七宿參爲白虎其位在申不當西方正位故列於昂畢之後廣仲翔說易以坤爲虎而不取兌爲虎之說與史漢合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

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

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哀公十九年正義曰

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

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

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

錯故班固以

疑脫一爲字

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

介立貞王崩元王亦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

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

不能定也

全云世本有三漢志世本十五篇而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諸二卷不著作者又劉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則所謂

王侯大夫諸者疑卽漢志之世本蓋古經也孔疏所見之世本未必卽史公所見之世本又云魏志蜀志皆作宋忠隋志作宋衷字仲子自劉表歸曹操

而死於魏諷之難

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

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

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遠

史記亦何怪焉

集證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赤皇甫謐云貞定王考

致國乎季子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註闔廬諱之長子光 謁卽諸樊也古今人表吳遇在下上班固自注云壽夢子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人立餘昧子州于統爲吳王僚也王僚使公子光傳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口諸樊則光之父也與史記合

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

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避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

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原注石林葉氏曰以

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焉 閩按近益辨論語虞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逐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 方樸山云示不可用此句最善 道聖人心事○元圻案左傳哀七年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傳言太伯端委云云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

周紀八

曰左傳哀二十四

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

吳亡後二年也。詔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卽誅哉。

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周敬王四年越將妻公季孫肥使因太宰嚭納路乃止解題曰詔亡吳者也句踐不以爲首誅而又寵扶之其不終霸也宜哉吳越春秋越伐吳外傳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越絕書吳王占夢同是史記所本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

微子之命

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

牽羊右把茅也

方樸山云說得微子左右遂無一人可笑莫如此語○元圻案左傳僖六年正義說與書正義正同

燕世家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

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

意其文甚明遷妄爲說爾

元圻案君奭序亦言召公不說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
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

齊女子之

下云立爲太子詩燕篇

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

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左傳

言莊姜以爲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全云詩尚有戴嬀大歸之作然則安

在其死也史公蓋未見毛傳

武公殺兄篡國

案衛世家周宣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

共伯於墓上其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其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

呂成公曰武公在

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

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其

伯而篡立則其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

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

歛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其伯自殺則是時

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其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按開

來萊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至爲精詳。王魯齊魯作弱德之見何。何云此論有功名然司馬索隱實發其端。集證按索隱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誠於國又詩著衛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立豈可以爲訓而形之於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爲此記耳。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

夷姜宣公庶母

左傳

桓公十六年

正義曰烝淫而

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

正義曰

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元圻案詩鄭譜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

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

號卽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

正義曰

正義曰詩譜武公

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郕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郕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

也

原注左傳正義曰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郕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問按詩集傳檢下亦仍馬遷之說○

元圻案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郕爲大虢以恃勢郕以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卒與郕仲恃險是皆有驕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郕微補丹依柔歷莘君之士也公說乃東寄卒與蒲十邑皆有寄地外傳不終言桓公取邑之事韓非子鄭桓公將欲襲郕先問郕之素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郕之良田賂之郕君以爲內難也而發殺其良臣桓公襲郕遂取之亦不言有兼取九邑之事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

姑都治臨菑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

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君蓋
去薄姑遷於臨菑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菑與世
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元圻案胡公丁公伋之
曾孫獻公胡公之弟夷

王宣王之祖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頃公朝晉欲尊

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

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左傳

盛年正

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

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

勝便卽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

晉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

王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集證按齊世家索隱曰王劬按張衡

曰禮諸侯朝于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爲王此彌縫史遷之說耳成三年正義云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是諸侯相朝未嘗不授玉也定十五年却隱公來朝執玉將亦尊晉爲王乎王劬曲說未足據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

傳

哀二十七年

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

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元所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類漢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于魯而史

記稱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

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

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

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

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
合而孫武謂之用閒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尙權
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
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
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
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
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會不
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歸與呂尙陰謀修德
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
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
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

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

元圻案今本墨子無太公忤合語惟

鬼谷子有忤合篇說見上卷

晉世家鄂侯郤

閻本作郤

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

光立詩

唐譜

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

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獻公使士蒍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

唐譜

正義曰案左傳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潞氏之族乃

城聚而處之則成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漈鄭

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爲重耳

集證葉大慶考古質疑僖公二十八年襄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言用平王宰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也史記乃併引父義和丕顯文武云云是指義和爲重耳今以書序考之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牴牾如此蓋是時孔子百篇之序遭平靈事未立於學官邇不及見所以與書序之言不同○元圻案史記索隱云仇至重耳爲十一代而十三侯夾漈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與索隱不合而攷之世家則自文侯至文公實十四君而歷世止六侯緒爲哀侯之弟武公與孝侯獻公與鄂侯奚齊君卓惠公文公與哀侯懷公與小子侯皆兄弟行也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

案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娶

于賈無子柔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言及則當爲女兄

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

傳

僖公十五年

正義曰按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

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

舅

傳十四年正義曰晉語云秦餽惠公命輸之粟虢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虢公謂慶鄭曰冠深矣奈何

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虢射爲惠公之舅也

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

爲姊妹也皆遷之妾

全云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生文公者姬姓故曰大戎狐姬生惠公者子姓故曰小戎

子史公蓋因大小戎之稱而誤以爲姊妹耳秦穆夫人亦共世子之姊非妹也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

昭元年

正義曰邑

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

薄姬之夢龍據其心

案史記外戚世家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

燕姑之夢

蘭爲已子

見左傳宣三年

彼皆發夢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

是

何本是作皆

遷之妾

元圻案史傳所紀符璫多傳會之辭是以司馬公通鑑皆削而不書孔疏謂夢必發於母則更鑿矣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

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太子免之三

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

而立躍是爲利公詩

陳諸

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

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

爲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

一人

案桓五年杜註佗桓公弟五父也

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

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

則無復利公矣

桓十二年正義曰世本本無利公

旣誤以佗爲厲公又

妄稱躍爲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

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

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

桓公十二年

正義曰束皙

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

聞按案隱亦辨

其誤而此援證尤精

何云此事索隱亦已辨之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

昭六年

正義曰世本舜姓

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媯謂胡

公之前已姓媯妄也

元圻案詩譜正義亦辨之哀元年左傳曰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註思

有虞君也姚虞姓昭八年左傳史追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註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文選王融曲水詩序註引帝王世紀曰瞽瞍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主莽自稱爲舜後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蓋不足據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

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

禮

正義曰楚

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
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
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
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
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
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

案鄭語史伯曰夫荆重黎之後

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

有侯伯韋昭註入姓已

董彭亮姪曹斟辛也

左傳

昭二

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

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

黎皆謬

全云史公推原司馬氏本於重黎而僞誤如此可謂數典而忘

祖○元圻案書堯典正義亦以史記爲謬史記索隱曰重氏

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爲木正黎爲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

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爲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

顧頌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一日知錄太史公自序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宋書載晉衛瓘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顧頌以重黎爲一人亦昔人相沿之謬索隱引劉氏此順非而曲爲之說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

文公十六年

正義曰杜

註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

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元圻案馬氏釋史楚世系圖從史記余友汪汾原曰傳云王母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文

武云云似杜注爲長

莊王卽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

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曰

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

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讒新序

事

云王慶然則莊

伍舉也

元圻案史記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王韓非子喻老篇云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不著其名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伍舉與史記同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朱文公

集註

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

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

文公十八年

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

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其爲堯臣堯則

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何云五世從祖

父而年均者多矣崇禎時晉府宗室多有與孝宗同行者亭林嘗記之○元圻案路史發源曰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徵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徵爲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經舜既堯之五世從元孫豈得御堯之女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

姓各有所循非賜不啖少昊齊陽高陽元斟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
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堯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
從孫舜受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與人哉顓頊
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局何以不謂之異位胡得獨稱堯
舜乎四也八元八愷帝堯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
親而能用故美其能舉五也舜躬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謙
薦然後舉之歷試諸艱而後授之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

更命微子爲殷後

案杞世家止云殷破周封其後於宋此條殷後初封武庚於殷墟云云乃約舉宋世家之文杞

世家當作

詩周頌振

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爲殷

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

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成王命爲殷後當

爵爲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

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

定四年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

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

兄故杜從之

全云此御未必可據畢公與於十亂之中毛公亦參攷野之役而一在康叔之後一在肅季之後是富辰之爲

錯舉明矣若據諸家則皆叔亦弟也又云洪景廬嘗辨之○元圻案定四年左傳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也祝佗私於莒宏宏以蔡叔康叔之兄爲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祝佗止以何不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篇楊朱曰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賈杜之說未可信也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

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

家爲說

此亦左傳定四年正義文○隨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名聃非全云深字以杜註廣史記之異同耳閻氏但據史記將謂

深字末之見耶又云此斷當從史記者集證定字惠氏曰按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蔡伯毛伯之謂左傳作聃史記作冉冉

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南季未改封世爲卿士隱公九年南季來聘其後也司馬遷云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

杜預

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

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

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

爲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

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

取竹書

閻按余從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考集證日知錄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

請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耳又云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改元又與魏惠王同時此稱王改元之證又云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自明○元圻案通鑑周紀慎親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冢有發舊冢者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省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紀晉國起自襄叔次文侯昭侯以至幽汲莊伯

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
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
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註引和
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
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十六年
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
十六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
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今從之
邵子皇極經世之六周烈王五年庚戌魏武侯卒公子爭國趙伐魏立公
子營是爲惠王周顯王三十四年丙戌魏惠王卒子襄王繼周懷親王二年
魏襄王卒子哀王繼與史記同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曷益乎

何云此則嗟惜深痛之詞未可輕議

史通

雜說

曰論成敗者當

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何云索隱引譙周語已辨天之

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方樸山云此有激而反言猶所云天帝
醉耳史通不能以意逆志非善讀史者○元圻案史記信陵君傳曰秦聞公
子死日夜出兵東伐魏十八年而虜魏王屠大梁蓋深惜信陵君之以毀廢
而咎魏之自壞其長城也合觀此實則史公之意自見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左傳

成人

正義曰按

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娶成公之姊則亦

文公之女父之從母

案父指盾也爾雅釋親母之姊妹爲從母

不可以爲妻且

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尙少不得爲

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按

衰內子爲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

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

成公

正義曰樂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

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

閒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

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

綱不容如此

案朱子說同

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

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閻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

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共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爲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之傳聞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馮定遠云太史公去春秋時不遠晉國亦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格明憲宗已後人其紀宣宗爲惠宗之子畧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全云洪景盧亦嘗辨之○元圻案容齋隨筆十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程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史通申左篇云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東萊之說本此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

蓋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
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
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何云例滴水李氏曰欲尊大
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
墳羊之怪道楷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爲聖而
已矣何其陋也方樸山云滴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然左傳國語所載亦不過此數事皇王

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

全云滴水原本作洪

水按洪水乃李侍郎清臣有集其年輩稱前於滴水滴水則復也閻氏改洪
爲滴殆以是書引滴水爲多耳○元圻案歐陽公謂三傳述經欲大聖人而
反小之欲尊聖人而反卑之史遷不免此病此滴水之論所本胡五峯皇
王大紀六十五周敬王二十三年孔子從而祭臘肉不至不脫冕而行遂適
衛諡曰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冠攝行相事夫聖人之所以
大過人者無它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爲而過者無可爲而不及
者爲司空而正封城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
三都及成不墮而三家之慮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冠攝相

昔韓愈以爲：漢書載：不
爲謂：遂以爲：漢書：不

楚辭：宋：仲尼：弟子：列傳：誠
難：陳：重：臨：諸：史：通：諸：繁：十
最：爲：下：者：此：子：受：此：一：事：孫
有：有：謂：五：金：云：其：案

之事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故

伯夷傳朱文公

語錄

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

見伯夷滿身是怨

何云此亦妄論

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

氏未嘗及也

原注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方樸山云此皆誤讀

史記者余有伯夷列傳解頗正之程易田云注引程子之言閭本作卽位已十一年何本作十三年余檢史記及鄭康成說皆作受命七年文王崩史記受命十一年伐商漢書受命九年文王崩十三年伐商余有此書奉定元刻作十一年則何本作三字者據康成及漢書改之也○元圻案原注引伊川語見遺書卷十九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通鑑外紀

周紀七

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

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

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

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彊此安
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
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元圻案蘇子由古史三十二子貢傳蘇子曰子觀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桓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宋黃東發史記日抄日子貢雖曰存魯其機辨儼泰不及也史之言未必盡然

有若狀似孔子其立爲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閒野

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

坐之論乎

何云商覆五大夫之語其隱正與辨專車之骨相似○元圻案史通昭隱篇有若名不隸於四科魯無借于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率此乃兒童相戲非復長老所爲

宰子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

答胡康侯第二書

曰田常爲亂於

齊齊君蓋弗勝也宰子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

其爲齊君而死則子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

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何

此亦索隱之言 閻按洪景廬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
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實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
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處會爲尤妙云又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子字相涉
而誤亦索隱之言 全云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
覽說苑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恒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
路反似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恒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爲闕止之
說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兩士臼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
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
不必取則不必諱矣若以賢於堯舜之語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
則野人之言也 孫頤谷志祖云宰子之見殺於田常乃以書而得禍韓非
子難言篇曰春秋慎勢爲淮南子人閒訓說苑正諫篇以及李斯上秦二
世書均可證蓋死于田常之亂而非與田常爲亂也 集證張洪雲谷雜記
司馬貞索隱蘇子由古史皆據左傳謂宰子爲闕止然無確證終不能破人
惑也考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子此二人
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願公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諫也居無幾何
田常果攻宰子於庭賊簡公於朝說苑所云與左氏哀十四年傳正同獨以

闕止爲宰子則後人誤以嗣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元七年
坡史評曰李斯上書陳二世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
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而滅其族李斯事荀卿去孔子
不遠宜知其實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

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何云魏趙匹也
安得以太王去

邠之言進哉

刺客傳說齋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誓爲盟會之禮

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

非沫乎

何云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
秋初未有此風也况魯又禮義之國哉

君臣之義有死

無殞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

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

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
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
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
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
出乎列士

案此二句
賈子語

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閒不亦薰

蕕之共器乎

全云高漸離卻在諸人之上有豫讓風豫讓之後爲高
漸離漸離之後爲雷侯是一脈非尋政比○元圻案黃

氏震史記抄謂荆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
使人悲慨蘇子由古史謂考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
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胡致堂讀史管見謂豫讓眞義士

張叔傳未嘗言按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

青翟中尉嘉廷尉歐

歐張叔
之名

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

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卽

張歐也安得爲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畧於大也

何云此天子納褒姒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叔所欲妙案也議其不能如釋之之守法則得矣全云齊公能言之而歐居

其官者反不能之良足罪矣

商君傳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
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圖按九當作六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勸百而風一江氏

案曰雄

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

附益之

何云索隱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

史通謂以後爲先

元圻案史通申左篇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刑昭夫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則云

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又云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

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

案史記集解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廢者猶廢居也漢貨殖傳作發貯鬻財注多有積貯

起時而發

史通

雜說

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

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

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方樸山云貨殖二字本取論語不得不及

子貢所以記緣起也○元折案黃氏震史記抄曰結駟連騎謝原憲於藜藿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爲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原注漢書作馬

呂成公曰吾

觀汲黯廷折公孫宏質張湯揖衛青

案史記汲黯列傳黯數質責湯於上

前曰公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棄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困園空

虛二者無一焉又上方尚儒術尊公孫宏而黯嘗發儒儒而獨宏等徒懷詐能

智以阿人主取容又大將軍青既益尊然黯與亢所謂眼高四海

一節此自當陽中丞張禹而
言曰汲黯廷折公孫宏質張湯
揖衛青此言未始不有宏等
明宏等可與宏等作陪襯之
故也漢記作位事者不知文法

空無人者也

此東坡集太白真蹟

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

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

按班史實本於史記

全云馬班不應顛倒至此或者黯與陽申同列而相惡故不得已而同車不肯均茵耳其

曰不敢則繆語也方模山云同車未敢均茵伏專承司馬安句不關汲黯○元圻案史記文意蓋謂陽由與黯俱有堅枝之行故雖以司馬安之文惡同列而不敢均茵耳若謂黯亦不敢均茵則與黯俱為枝句當云汲黯文枝矣其誤蓋由於索隱二人同載車上之語王懋野客叢書謂黯蓋違之非畏之則司馬安又將何說然言與黯俱為枝發是擬非其倫也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

何云自序但言失道則失國耳

夾漈鄭氏曰湯武

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

而並議哉

何云無謂○元圻案明陳氏子龍曰三代以來從無以起兵者自陳涉創之太史公比之湯武春秋雖非倫子者所

始則一也錢氏大昕曰史但言三代與秦皆以失道而亡漢之亡起於陳涉耳何嘗以陳涉比湯武哉夾漈以讀史公謬矣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
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
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閻按何氏駁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
見傳中諸子也明禮義之統紀謂荀

絕惠王利端謂孟天際或讀之不詳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
未足爲煦煦子子之萬一况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元圻案救人於厄振人不贖不既信不倍言亦近仁近義之一端故曰有取
焉非以仁義許之也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
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
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
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

如此

全云六家要指原歸宿於道德家雖儒弗如故班固譏之○元圻案太史公自序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騁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封禪書皇王大紀

五帝紀論

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

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賢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惔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

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

著書之謬

何云三代之金止以爲飾玉取其德不貴其貨泥金檢玉非侈事也方璞山云此正史遷作封禪書之旨細讀篇首引

書處自見

全云何說是厄言三代未嘗不重金玉○元圻案五峯胡氏之

論甚正然太史公作書之旨實非司馬相如比也一書主意全在結末然而其效可睹矣一句遠在武帝時記武帝事豈能盡言哉班固武帝紀全取此書蓋以帝所以有輪臺之悔者皆惑於方伎神仙之說有以致之黃氏日抄曰封禪之事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書反覆纖悉以著求神仙之妄是善讀史記者

魯世家開金縢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

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

同耳

元圻案案隱已辨之呂子進名希純公著次子登第爲太常博士哲宗朝歷寶文閣待制謫道州安置後入黨籍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

餘爲淮南王相洪氏

全云景廬○容齋續筆二

曰漢百官公卿表文

帝卽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

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

案漢書作陳師古曰讀與

同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

尉事景帝也

何云此論審○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十解題曰漢百官表文帝前三年書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按本傳釋

之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則拜廷尉不在前三年明矣班固作表去文帝已二百年恐簡編漫滅誤以後三年爲前三年耳今書於後三年之末或曰表於後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歐中間無爲廷尉者豈可置釋之爲廷尉於後三年乎曰年表後元年雖書廷尉信而後七年又書奉常信則既徙爲他職矣景帝元年議刑復舊廷尉信安知非後三年以前信已徙他官而釋之補其處乎又安知非景帝元年七月以前釋之已出爲諸侯相然後復用信信就職未幾而易以張敖乎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三按本傳釋之初用中郎將袁盎薦爲謁者盎爲中郎將諉徙淮南屬王事在六年又載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又本傳明言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自騎郎遷謁者僕射歷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最後乃爲廷尉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爲甚久其爲廷尉似是後三年表誤又曰漢紀載釋之爲廷尉在十三年按釋之爲公車令勅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敬文帝子有兩渠王此謂孝王武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年二比比年入朝釋之之勅當在十四年以後是時方爲公車令耳其爲廷尉決不在十三年據呂吳之說則漢表未足信也元折更考本傳釋之爲廷尉在文帝幸霸陵之後文帝年二十三自代入卽位如孝霸陵在滿五年則其時帝

方二十五歲似不應遽與北山石柳之歎且釋之官終於廷尉其爲淮南相在景帝初年以前勃太子不敬而出也如文帝十年昌已代爲廷尉則以後十四年釋之爲何官本傳不容不書而猶曰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

狄攻大王亶父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

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

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

未知何所據元圻案周益公王致君司業文集序曰君諱遜字致君世家宛邱擢進士第官至少司成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

戎原注史記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按

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全云厚齋之言亦本通典曰平王之末渭首有狄獯邦冀之戎澧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囂

我襄王時秦晉自瓜州遷陸渾戎於伊川允姓戎於渭內秦穆公霸西戎及晉悼公復和而西戎卽此條之說也又云攷陸渾戎卽陰戎允姓戎卽姜戎秦晉共遷之則晉亦是通道瓜州而分其地蓋晉自汾西遷上郡以相接是晉未嘗不與諸戎連也但悼公所和者北戎又云晉亦跨及西戎如白狄之境便亦與秦接壤闊說似精而未確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

通篇

曰田常見存而遠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

見

原注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集韻韓子外傳說右

上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平遷之說本此方樓山云與人之誦衛口而出本非筆記字無定畫既事而駢作書者飾成之耳此歌田成子其音則云未必卽此三字也安得以呼其諡駁之卽如鸛鳴童謠在文武世所謂稱父朱父豈卽昭定命名本字師已因有來巢之事而兩公名音頗近遂附著之左氏又從事後實注之不然豈有身爲魯大夫而敢名其君者乎且卽鸛之鶴之亦未必是此鸛鶴字又云正統時京師謠曰土地土地城隍土地而鄭王應之可例推史記此條續序按方說是矣然滕公之銘又曷爲解又按正統時謠云雨前雨滴蓋音如與弟也○元所案光武之將興也先有劉秀當爲天子之謠岳武穆之將擒楊么也么自言有陰是飛來之謠吉凶先見理有必然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囂狐秦始皇
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泗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
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
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
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
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

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

釋中

曰自戴公至襄公

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既佐戴公而能至於
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

類周世之文

何云孟僖子之言可據以難○元圻案史記素陰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于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

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此條與第三卷辨證略同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

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挾

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

書考之太師卽箕子也少師卽比干也

闕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疵少

師名遷皆伶官

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

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

狂爲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

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
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
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
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
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
氏沈書傳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

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元圻案周密齊東野語書微子

四方孔註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
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特其祭
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
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
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註但云時比干已死
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
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

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中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宋詩紀事五十一劉度紹興中祕書省校書郎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天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元圻案此劉元承記伊川語見遺書十八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

權蓋實不曾廢

閻按戰國策亦是廢何云攷之戰國策則秦廢太后乃實事經世書不足據○元圻案邵子皇極經世

之六周赧王四十九年乙未秦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爲相封應侯魏冉就國

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五范雎傳書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子開外按本紀明言宣太后薨葬芷陽鄠山九月穰侯出之府

是宣太后之沒書葬書葬初未嘗廢魏公子無忌諫魏王親秦之辭止曰太后母也而以愛死亦未嘗言其廢也穰侯雖免相猶以太后之故未就國及太后既葬之後始出之國耳范雎傳所載特辨士增飾之辭欲誇范雎之事

而不知甚昭王之惡也皇極經世書蓋得其實戰國策三秦昭襄王時范
雎曰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
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

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

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

案成二年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
甯相向禽將侵齊註甯相甯俞子

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

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

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閻按甯氏滅於獻公手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
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

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
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

何云此條重出惟滑稽傳前未
之及

男忠錫孫

孝潯

校字